

引言

「『尋找麥顯揚』不在於展覽本身，而是從中展現的尋找過程。」¹

剛剛參觀了一個精彩絕倫的展覽，回來急不及待開始寫藝評。參觀這個展覽源於被很多麥顯揚的雕塑吸引，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在那些作品背後，有意義深長的場景佈置作為襯托。

今時今日，我們強調「作者已死」。透過自身與作品的溝通去感受作者想表達的說話，讓每位觀眾都能參與。是次展覽更把這抽象的概念切切實實地實行出來，往往在不經意間，觀眾與作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件新的、獨一的作品。

是次展覽於香港藝術館舉行，展覽共分三個單元，一步一步的帶領觀眾尋找、了解、認識麥顯揚先生和他的作品。

(是次展覽不許觀眾拍照，故此本文所有插圖均為現場手繪)

內容

正門高高掛著一塊大黑布，布前一支大射燈照在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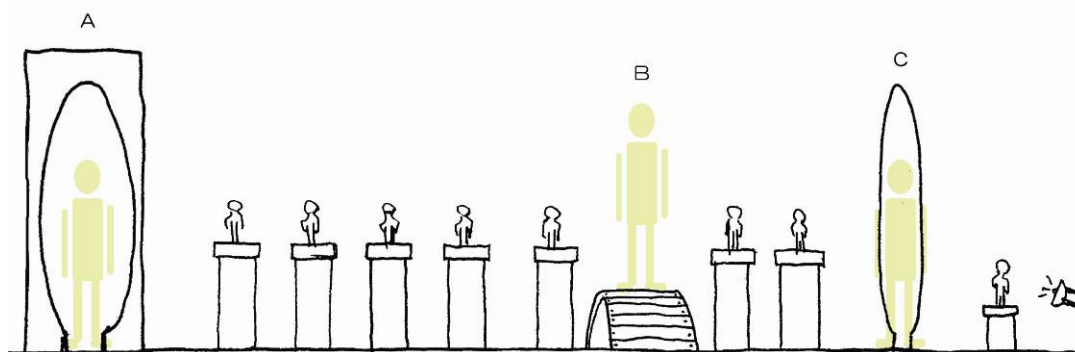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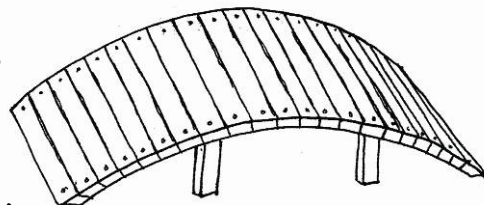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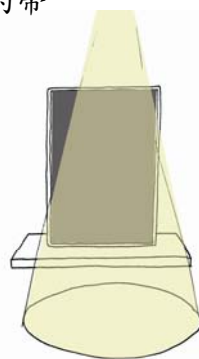
意思顯而易見：是次展覽，觀眾參與為主，作品為次。

三大單元中，第一單元展出了麥顯揚先生生前的作品，包括繪畫及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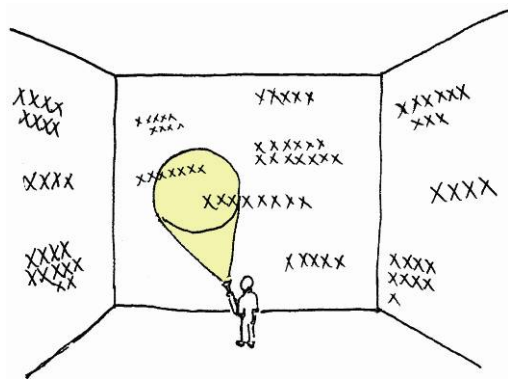
從中國式圓拱門下走過(A位)，眼前是約十件麥顯揚的銅雕塑作品，每件體積不大，約只有一尺高，它們全都是人形雕塑。在它們背後，豎立著一件半透明圓布，形狀與拱門相同，上面映著另外一件人形作品的剪影(C位)。當你站在拱門底下，就與圓布上的人形互相呼應。真人與假人的對話、觀眾與場館的對話，就此展開。

在那些人形雕塑中間，擺放著一座矮木橋，一尺半高，大約2x7尺大。原本以為又是那些「眼看手勿動」的作品，但我又看不見有不准觸摸的圖示，一於壯起膽來踏上去。站在橋頂，

強烈的感覺由內心湧現出來，是由於當我站在橋上時(B位)，我立時成為前後兩邊人形雕塑的一分子，雕塑座在底座上；我站在橋上，我便成為了一件活生生的藝術品，親身參與在這個展覽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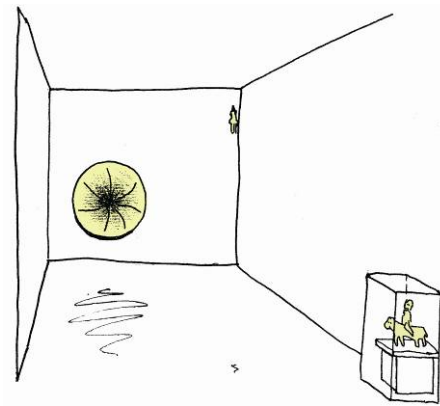
分隔第一與第二單元的，是馮明秋的《時之片段》，是一間以黑房（不是沖曬照片那些）為主題的作品，房內全黑，面積大約三十平方尺，四邊牆上全寫上一差畫家和名人們的語錄。例如《心經》《金剛經》、齊白石、畢卡索、梵谷的說話等¹，也有麥顯揚先生創作的詩句¹觀眾



需要在房外取過電筒照著看。有趣的是，當觀眾們拿著電筒，聚精會神地觀賞牆上的名句時，自己卻不自知地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只因手電筒是房內唯一光源，微弱的光線照在他們面上，反而突出了「觀眾的參與才是一件完成的藝術品」²這概念。由此可見，是次展覽的藝術家沒有清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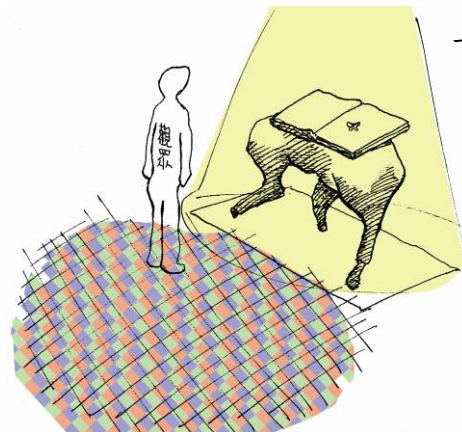
做出一些令人難以明白的作品，卻以一些和藝術有關的字句、簡單的互動和微弱的燈光，不停的去創作一件又一件的新作品。

穿過黑房，便是第二單元展覽，全是八位藝術家向麥顯揚先生致敬的作品展。第一件是林嵐的《在夢室裡尋找阿麥》。眼前是一個長方型房間，四面牆壁都被塗上了白色，地板也給塗了反光的白色，在最遠的一面牆上，掛著一件大的金屬圓形雕塑，中間有孔，暗暗的，看不透。觀眾可以窺看、可以探聽、更可以伸手進去。在牆的右上角，掛著一件同是金屬做的人型雕塑，遠看似佛像、近看卻似一個戴著帽子的人，總之就是太高，看不清。在房的另一角就擺放了一具騎著老虎的佛像，是麥顯揚先生的《乘(二)》，用玻璃罩包圍。當觀眾好奇地走過去的時候，就不自覺地成為了作品的一部分。而且因為地面反光，全部作品（包括雕塑與觀眾）都浮起了，他們在空中相遇，彷彿我們和過身了的麥顯揚先生相遇，只能通過想像來實現。



這件作品透過簡單的佈置和觀眾的合作而成，便承傳了麥顯揚先生的「人」的概念，「人」才是藝術的中心，也是一件作品最重要的元素。

下一個向麥顯揚先生致敬的作品是盧燕珊的《一頭栽進迷宮的腳》，那是一件白色雕塑加上影像藝術的作品，作者製作了一隻有三隻動物腳的東西，上面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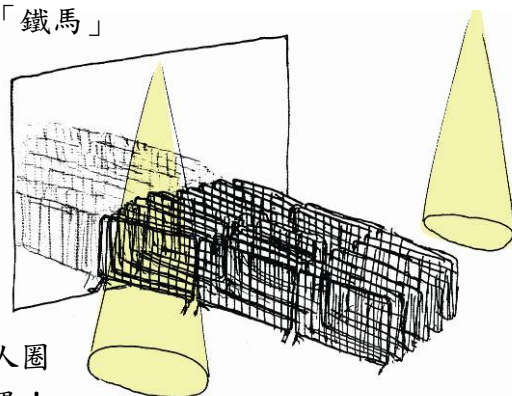


上一本大書。透過投影機，一兩隻蝴蝶的剪影在書本上飛舞，疑幻似真，吸引觀眾駐足欣賞。正當他們留神於那些蝴蝶時，另一部投影機卻靜悄悄地把一個「網」投射到他們身上，不知不覺地，他們跌在陷阱裡了。究竟誰「栽進迷宮」，正待觀眾思考。人，再一次成為藝術

品的參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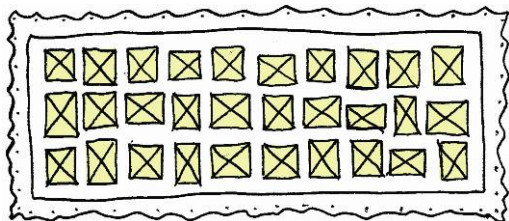
要看生命與生命的交流對話，接下來的作品便是不錯的選擇：Simon Birch 的《One hundred five zero(2008)》^B，現場是一個四方型的黑房，約三四十平方尺，四部投影機在四面牆上放映著一隻老虎的活動，映像很大，觀眾只好坐在地下欣賞。虎頭比兩個人還要高，虎皮、虎牙、虎眼……無不仔細的展現觀眾眼前。當四隻老虎不停在你身邊走動、張牙舞爪時，你就會感受到那樣壓迫的生命力。虎動我靜，雖然視覺上非常震撼，但當中卻包涵了共融共存，與及人與自然界的交往。

至於關尚智的《請香港藝術館幫忙借「鐵馬」圍欄：我想收藏香港所有「鐵馬」圍欄在這兒》，就用了許多鐵馬圍欄把兩個區域分隔開，在鐵馬的兩端，垂直放了兩大面鏡子，巧妙地運用鏡子營造萬馬奔騰的感覺，再用兩支射燈射向兩面地下。現時，我們常常被鐵馬圍欄分隔開，每逢節日排隊、喜慶活動，大型慶典，鐵馬圍欄都把人圈在裡面，限制了人的活動空間，與動物園無異！



諷刺的是，縱使幾步之隔，看到對方卻又觸摸不到。關尚智卻把焦點（燈光）放在「人」身上，強調「人」才是主體。

第三單元是多位不同界別的人士展出麥顯揚先生的作品及其創作工具……一切關於他的物件。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牆上的照片展，全部照片都是收藏家及公眾幫助下完成的，它們不是在影樓拍攝的，反而，全都是在家中或私人空間拍攝的。讓公眾有機會一窺藏品在私人空間的狀態³，同時把麥顯揚先生的作品帶入生活。照片外圍畫了一個手繪的畫框，暗示藝術融入生活，無需高高在上。



步出展覽廳，發現展覽還有最後一部分，是林嵐的《在夢室裡尋找阿麥》的延續，林嵐把整個工作室搬到藝術館來，工作生活都在這兒進行，她一邊製作，一邊作出行為藝術，成為展覽的一部分。她的行為令這個展覽更立體、更完整。當我還在展覽廳欣賞作品時，耳邊聽到她鑿木的聲音，立時令我幻想起當年麥顯揚先生的工作情況。

後話

我帶著對場景規劃者的敬佩，在場外的意見表上留下了八個字：「場景設計，獨見匠心」。然而，並不是麥顯揚的作品沒有吸引力，而是他們——八位藝術家

及多位製作小組成員——都嘗試了解麥顯揚先生的作品的背後意義。透過自己的作品，把他的作品重現(representation)出來。

附錄

A·牆上的句子節錄：

■功力是個陷阱，讓我們朝某個標準和美感前進，努力追求，並以為沒有技巧就不能創作。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技巧是在創作中產生的，而不是技巧產生創作。往往，他們混淆了技巧與基本功的不同。

■神魔原是一體，難為正邪定分界

■藝術理論在評價別人；藝術創作在評價自己

■形式愈強，愈容易做成千篇一律的感覺

■任何複雜的運動由此而成

B·《One hundred five zero(2008)》是一個混合媒材的作品，包括錄像裝置、油畫、行為、港幣一百元鈔票，本文只選取了錄像裝置。

參考資料

- 1·「尋找麥顯揚」展覽場刊——《展開》任卓華
- 2·<http://www.inmediahk.net/node/179414>——誤讀的天地，
<http://www.seagullphoto.com.hk/doc/article-003.htm>——《意境與比興——把中國詩歌的藝術手法引入攝影領域》周奕
- 3·「尋找麥顯揚」展覽場刊——《後記》任卓華